



晒书

| 黄志专

“你好！在忙吗？”
“看书呢！”
“七月初七，如果晴天，出大太阳，我们要去晒书。”
“好的……”

这段与宗亲简短的对话，像一把钥匙，轻轻地打开我记忆中关于“晒书”的匣子。

几年前，一位长者将管理祠堂书籍的重任托付给我。办理移交手续时，他郑重地把钥匙交到我手中。祠堂里珍藏着上百年的谱牒，还有各类史志，这些书籍承载着家族悠悠岁月的记忆，守护它们，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每年的晒书，便是照料这些珍贵资料极为重要的一项事情。

说起晒书的习俗，历史可谓源远流长。早在汉代，就有“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，不蠹”的说法，古人认为在特定的日子晒书，能使书籍免遭虫蛀，霉变，长久保存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晒书更是成为一种风尚，文人雅士们会将自家的藏书拿出来晾晒，相互观摩，交流学问。唐代诗人杜甫曾写道：“曝衣遍天下，曳月扬微风。”虽写的是曝衣，但在当时，晒书与曝衣常常相伴而行，同样也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宋代诗人陆游在《秋晴每至园中辄抵暮戏示儿子》中也有“晒书得高兴，把酒上南轩”的诗句，可见晒书不仅是对书籍的保护，更成为文人墨客抒发雅兴的乐事。

晒书，通常定在五月初五、六月

初六或是七月初七这三天中的一天。究竟选在哪一日，得看当日是否晴朗，同时也要兼顾大家的时间安排，只有天时、人和兼具，才能顺利进行这场与古老书籍的“日光之约”。今年，前几次计划晒书时，不是赶上天气转阴，就是琐事缠身抽不出空，一直未能成行。眼看七月初七临近，心中不禁暗暗提醒自己，这次一定要格外留心，切莫再错过。

晒书当日，我与另一位宗亲一般上午九点便会齐聚祖厝。一进祠堂，扑面而来的是檀木与旧纸混合的气息。我们俩分工协作，先是搬出几块长条椅子，小心翼翼地放置在天井中间阳光最盛的地方，为书籍搭建起“日光浴”的场地。随后，我们前往上厅后的书柜，将一本本厚重的书籍悉数搬出。那些上百年的谱牒，纸张早已泛黄发脆，透着古朴的气息；史志类书籍，字里行间记录着岁月的沧桑变迁。每一本都是家族的瑰宝，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，轻拿轻放，将它们整齐地摆放在椅子上，缓缓展开，让它们尽情沐浴在阳光下。

夏日的阳光炽热无比，没几个来回，我们便汗流浹背。书籍沉重，搬起来颇为吃力，累得气喘吁吁。但看着那一本本承载着家族记忆的书在阳光下舒展，心中满是欣慰与自豪。

书搬出来展开后，便开始静静地接受阳光的洗礼。大约过了二三十分钟，我们又顶着烈日，小心翼翼地翻去翻动这些书，让每一页都能充分接



触阳光。再过十多分钟，又一次翻动，如此循环三两次，那些潜藏在书页间的湿气、水分，便被阳光驱散得无影无踪了。

如今，这样晒书，我已坚持好几年。每年不过短短半天时间，虽有些辛苦，但能为守护家族文化瑰宝出一份力，内心总觉得十分值得。

其实，起初接手时，我就有个疑惑，为何偏偏要选择五月初五、六月初六、七月初七这三天中的一天来晒书呢？前几年只是忙着，只管“晒”，无暇顾及那么多，直到最近几年才想起细究缘由。先是询问一些宗长，他们也只说这是古早流传下来的规矩，具体缘由却无人知晓，只知道这三天是晒书的日子。后来，我在网上搜索，才发现其中大有学问。五月初五是端午节，古人认为这一天阳气旺盛，具有辟

邪驱瘟的作用，在这天晒书，能护佑书籍平安；六月初六，正值盛夏，阳光最为炽热，是晾晒书籍的绝佳时机；而七月初七，相传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，这一天晒书，也寄托着人们对知识、文化的珍视与传承。

原来，祖先们看似简单的晒书习俗，背后蕴藏着如此深刻的智慧与对文化的敬畏之心。几百年来，家族能够兴旺发达，与重视读书密不可分。晒书，不仅是对书籍的保护，更是对耕读诗书文化的传承，它时刻提醒着家族中的每一个人，知识的力量无穷无尽，唯有不断学习，方能延续家族的辉煌。

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那些古老的书籍熠熠生辉，仿佛在诉说着家族的过往，也在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。我愿继续守护这份古老的习俗，让家族的文化瑰宝代代相传，永不褪色。



月圆值班夜

| 曾慧

心电监护仪的绿光在昏暗的病房里明明灭灭，我正低头记录着三十二床的血压数据，一股温甜的香气忽然漫入鼻腔。抬头时，护士长正端着不锈钢盘倚在门框上，盘里盛着切得齐整的月饼，每块都泛着油润的光泽。

“食堂刚出炉的。”她眨眨眼，白大褂袖口沾着些许面粉，“院长特批，今晚所有值班人员都能尝一口团圆。”
盘中的月饼是经典的广式模样，金黄饼皮上印着清晰的花纹。我拈起一块，酥皮应声碎裂，莲蓉的甜香顷刻间在空气中绽开。就在这片刻宁静中，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。

“小曾啊！”导师的声音混着沙沙的电流声传来，“看到月饼了吗？最边上那几个豆沙的，是你妈托人捎来的。”

我怔在原地。远在千里外的母亲，再怎么快也不可能让我在中秋夜收到她寄来的月饼？

不等细想，护士站外忽然响起轮椅滚动的声响。几个康复期的病人推着送药车进来，车上堆满各式包装的月饼。“医生护士辛苦了！”七十岁的陈伯声如洪钟，举起一个精美的礼盒，“我闺女从广州寄来的，大家必须尝尝！”

二十三床的小姑娘从母亲身后探出头，捧来个贴满卡通贴纸的铁盒：“我自己做的冰皮月饼……谢谢您那天夜里陪我说话。”盒内四枚月饼如初生月牙般皎洁，透着淡淡的奶香。

最让人意外的是送餐大叔老李。他默默放下保温箱，取出几个用油纸包着的月饼，还冒着热气：“鲜肉的，我老婆天没亮就起来烤了。”他搓着粗糙的手掌，“看你们忙得连水都喝不上……”

值班室霎时变成了温馨的茶话会。病人家属送来剥好的柚子，护工端来自酿的桂花蜜，连保洁阿姨都从兜里掏出芝麻糖。各式月饼在桌上堆成小山，每个人脸上都漾着笑意，每个人眼里都盛着月光。

导师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，提着印有医院标识的纸袋。“料到了。”他笑着摇头，取出特制的低糖月饼，“三十七床糖尿病，四十二床胆囊术后，这些是他们的。”

推着送药车查房时，月光正透过病房窗户，在每个床头洒下清辉。三十七床的老奶奶用颤抖的手捧着月饼：“二十年了，头一回在医院过中秋。”她小心地掰下一小块，笑容如菊绽放。

回到值班室已是深夜。导师沏了壶普洱，茶香与月饼甜香交织氤氲。他望着窗外明月，忽然说起往事：“十年前在新疆当医，中秋分到个月饼，藏在枕头底下半个月，最后都长毛了。”他轻笑一声，“可现在想起来，还是觉得甜。”

手机屏幕忽然亮起，是母亲发来的照片。老家院里的桂花树下，我的座位前摆着碗筷和最大的豆沙月饼。“给你留着了。”母亲的语音带着笑，“你王阿姨说已经送到了。”

忽然想起早上随口和母亲抱怨，说今年忙得连月饼都吃不上。原来她立刻联系了远在柳州的老乡，通过食堂老师傅的关系，特意做了几个家乡味的豆沙月饼——正是护士长端来的那盘中，边缘那几个印着特殊花纹的。

月光漫过窗台，照亮病历夹上的姓名标签。各种口音的祝福仍在耳畔回响，不同形状的月饼在灯下泛着暖光。这个充满消毒水味的中秋夜，因着这些不期而遇的温暖，变得完整而圆满。

导师拍拍我的肩：“给家里回个电话吧。”他指着窗外的明月，“你看，它照着我，也照着你妈，这不就相当于团圆了？”

拆开母亲捎来的豆沙月饼，熟悉的甜味在舌尖绽放。忽然懂得，月饼之所以能穿越千年时光，是因为它包裹的从来不只是馅料，更是天上月与人间情的完美交融——就像今夜这轮明月，同时照在柳州医院的窗台与故乡的庭院。

作为规培医生，我终于明白：医学不仅是治愈疾病，更是守护每一个值得团圆的人间时刻。而月饼的甜，会永远留在值班室的记忆里，成为所有医疗人继续前行的力量。



柳湖公园

| 陈忠雅

在夏季太阳初升的清晨
真真切切地苏醒过来，来不及伸下懒腰
鱼儿早早地聚集，诉说着昨夜的美梦
热闹了一池的湖水
我伫立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

是脱离枝丫了吧？不
落下的桃花早已抚慰柳湖丢失的记忆
路过的蚂蚁驮着岁月的时光
闪进我的脑海
仙都楼前的老柳树
嫩绿的枝条还是像当年的我们意气风发

轻轻地我走过这里，看了她一眼
不惑之年的皱纹瞬间布满石阶
聚集的鱼儿跃出水面
涟漪褶皱了它们觅食的欢乐

咖啡厅的月影摩挲着格栅
圆椅子上，我望见
三三两两的市民走进黄昏走进月光
轻轻地谈话是怕惊醒夜栖的鹭鸶吗
倚靠残柳，我也曾想起
柳城首届学生的匆匆欢聚与离别

在这里，感受桃花庵道的美丽芬芳
从这里，想起荣荣古街的点滴甜蜜
月光的年轮碾过时光的灰尘
唯这湖，依旧静谧与安详



秋浸五店市

| 蔡安阳

总觉秋一到五店市，便不是寻常的秋了。天刚亮透时，我立在入口，青梅山的风就顺着衣领溜进来，带着草木经了夜露的潮气，扫过青石板路时，竟像在轻轻拍着砖缝里嵌的七里香叶——那些绿得沉实的叶，边缘卷着点褐黄，是被秋气浸软了的模样，却还牢牢巴在砖上，像不肯走的旧时光，偏要在这儿多赖些日子。

抬头便是燕尾脊，青灰的瓦在晨光里泛着淡金，倒让我想起“瓦檐霜重见秋深”的句子，可这儿的秋哪有霜那样冷？几只鸽子蹲在脊顶缩着脖子理羽毛，忽然有只扑棱飞下来，翅膀扫过“庄氏家庙”的檐角，竟带落一片凌霄花。不是碎瓣，是整朵整朵坠下来，铺在积着薄尘的石阶上，红得扎眼，像谁不小心泼翻了胭脂盒，把秋的素净都染活了。

拐进巷里，常去的茶肆木门像早等着我，掀帘进去时，老板正用布擦那只老紫砂壶，壶身的包浆亮得温润，是被年月养出来的光。“来壶铁观音？”他抬手从架上取下茶罐，盖子一开，茶香混着炭火的暖就漫了满室，连空气都变得软乎乎的。临窗的老木桌，茶渍一圈套一圈，深的是去年的秋，浅的是今春的雨，每一圈都裹着些细碎的时光。

沸水冲下去，茶叶在盖碗里先蜷成一团，像憋着劲不肯服软，慢慢就舒展开来，绿得发亮——明明是秋了，偏要在热水里活出盛夏的模样。我盯着叶尖垂着的水珠坠进碗里，溅起细小花纹，忽然懂了，五店市的秋原是藏在这些不肯低头的绿里。我悠闲地喝着茶，听着檐外的风轻轻，倒觉得每一秒都熨帖得很，说不上是茶好，还是这秋景太应景，只知道舍不得挪开眼。

坐了半晌往深处走，蔡氏家庙墙根下，老木匠正在修一扇雕花窗。左手按着木料，右手的刨子“沙沙”走，白花花的木屑落在脚边，沾了他蓝布衫的下摆。见我驻足，他抬头笑，“你看这榫卯，老祖宗的法子，秋凉了会收，开春了会胀，自个儿就能找平。”我凑过去看，旧窗框的木头上有几道细缝，是前年冻裂的，新补的木料色浅，像给老窗镶了道银边。木匠用砂纸磨着接口，“去年台风把这角吹坏了，我寻了块老杉木补上——木头也认秋，你待它实诚，它就替你扛住风雨。”风从窗洞钻进来，吹得木屑打旋，落在他花白的鬓角上，倒像是秋霜落了些，却一点也不冷，只觉得暖融融的踏实。

离了家庙，撞见巷尾文创店开着。玻璃柜里摆着些老物件，一封泛黄的信正对着光，钢笔字洒了水，“秋凉，勿忘添衣”几个字，笔画里还带着点急——许是寄信人怕家里等得慌，连写字都快了几分。旁边压着半片干枯的紫薇花瓣，紫得发黑，该是写信时顺手夹进去的，把一整个夏天的艳，都封进了秋的信里。风从窗缝挤进来，掀起信纸一角，“哗啦”一声轻响，像谁在轻轻应着那句叮嘱，忽然就想起“纸短情长，道不尽太多涟漪”，原来有些牵挂，连时光都磨不掉。

其实到这儿我才明白，五店市的秋从不是冷硬的。它是茶盏里慢慢舒展的叶，是窗棂上新旧相契的木，是文创店里透着暖意的字，藏在烟火气里，浸在时光里，不声不响，却把日子焐得温热。就像“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”里的秋，不是萧瑟，是藏着的温柔。



买锄

| 邱宗植



当日头爬到铁匠铺顶的铁皮烟囱时，吴大禾终于踏上了镇口的石板路。裤脚还沾着泥星子，手里攥着口袋里的皱巴巴的票子，径直往巷子深处的铁匠铺走。

“刘铁匠，买把新锄头！”他刚迈进门槛，一股铁腥气混着炭火的热浪，就扑面而来。

刘铁匠正抡着小锤，在铁砧上敲得叮当作响。红亮的铁坯在手下慢慢蜷成镰刀的形状，火星子溅在他黧黑的胳膊上，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口中说：“好嘞！”

吴大禾蹲下，瞅着地上的一把把新锄头，准备挑选。墙角堆着些废铁，有缺了边的铁锅，有弯成麻花的钢筋，也有几把废锄头。吴大禾的目光，停留在一把生锈的锄头上。那锄头有些年头了，刃上坑坑洼洼，边角都卷了，被当作破烂扔这儿。

吴大禾顺手把那旧锄头拎了起来。沉甸甸的，倒还有些分量。“你拿那玩意儿干啥？”刘铁匠刚好放下锤子，往铁坯上浇了瓢冷水，“滋啦”一声腾起白雾，“昨儿个当废铁收的，等着回炉呢。”

吴大禾没答话，拿起旧锄头，走到一溜儿新锄头前。他伸出拇指试了试旧锄头的刃口，然后拿起最边上的一把新锄头，轻轻往旧锄头上一磕。

“铛！”一声闷响，像敲在灌了水的木头上，尾音拖着浑浊的颤动。吴大禾皱了皱眉，又换了一把新锄头。

“铛！”还是闷闷的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。

吴大禾不信邪，握着旧锄头向新锄头挨个敲过去。旧锄头在他手里转着圈，新旧锄头相撞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却没有一个清脆的。有的发沉，有的发飘，最响的那声，听着倒像是破

锣被踹了一脚。

“不对劲啊。”吴大禾放下旧锄头，眉头拧成一个疙瘩。他种了一辈子地，选农具比选媳妇还较真。老辈人传下的法子，好铁能出声，敲起来脆生生的，那是内里没渣子；要是发闷，保准是掺了杂料的水货，用不了几个月就得坏。

可刘铁匠打的铁器，在这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结实。前年他买的那把镰刀，到现在还锋利得能刮胡子。

“咋了这是？”刘铁匠把打好的镰刀挂起来，用布擦着手走过来。他见吴大禾对着新锄头唉声叹气，脸上还带着疑惑，不由得觉得好笑。

“你这些新家伙，怕是不顶用。”吴大禾指着地上的锄头，“我敲了一圈，声音全是闷的，不清脆。”

刘铁匠往他手里看了看，又瞅了瞅地上那把旧锄头，忽然笑出声：“老哥，你拿啥敲的？”

“就这个啊。”吴大禾把那把旧锄头拎起来，“看着是老物件，想着用它当参照准没错。”

“错就错在这儿了。”刘铁匠蹲下来，捡起那把旧锄头掂了掂，“这玩意儿是邻村马老汉扔的，他这锄头当初图便宜，在县城地摊上买的，里头掺了烂铁，看着沉，实则脆得很。你拿它当尺子，再好的铁敲出来也是哑的。”

吴大禾愣住了。他捏着旧锄头，指腹轻轻摩挲。这锄头敲起来确实沉，他还当是老铁厚重，原来是掺了假。

“你换把新的试试。”刘铁匠从码好的锄头里抽了两把，递给他一把，自己留了一把。

吴大禾将信将疑地接过来。他屏住气，手中的锄头轻轻往刘铁匠手里的锄头一碰。“叮！”一声清越的脆响，像